

弘扬民族文化， 加速改革开放，迎接二十一世纪

——在张之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冯征

同志们、朋友们：

在迎接党的十五大、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里，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河北省社科院主办张之洞学术讨论会，这对于我们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弘扬民族文化，加速改革开放的进程，迎接二十一世纪，是很有意义的。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萧克会长热烈地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向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和主办这次会议的河北省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敬意。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由于历史的错综复杂，以及人为的干预，客观地评价历史是不容易的。有时也是有反复的。但是，人民要求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历史学家更把正确地评价历史及人物视为己任。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就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中吸取教益，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这次我们专程前来赴会，就是来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的，并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如何弘扬中华文化，研究和学习历史经验，迎接二十一世纪。

张之洞生于鸦片战争前三年，卒于辛亥革命前两年，当时，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穷途末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陷入

深刻的危机，帝国主义列强压境，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澎湃兴起。他是清王朝培育起来的驰名朝野的“才子”，是矢志忠于清王朝的学政、巡抚、总督、内阁大员。他为了富国强兵，领导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痛苦、屈辱而引发的。但满清政府要镇压人民，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反动统治，办洋务也就难免带有买办的色彩。这一客观事实，曾让学者们为分辨“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而长期争论不休。张之洞成了毁誉参半的有争议的人物。

1958年夏季中共中央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在武汉洪山宾馆一次晚会上，毛主席和王任重、陈再道以及一些河北籍的同志谈话时，赞扬了出生在邯郸的秦始皇和勇于改革、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和大办实业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说他当兵时使用的“汉阳造”，就是张之洞的兵工厂造的。他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这是你们河北（冀南）人的骄傲，你们要后来居上。”

伟大的爱国主义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赞扬过张之洞。

我读了张之洞的传记和他的一些著作，深感张之洞对强敌“耻言和”的爱国精神，对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视、研究和应用，特别是他改革进取、兴办教育、兴办实业的建树，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张之洞是一个爱国者，在强敌压境、国家危亡的情况下，他大义凛然，痛斥朝内卖国投降的行径。俄国要吞并我新疆的伊犁，和清使俄大臣崇厚签订了里瓦基亚新约十八条。张之洞“敢为大言”上书请斩崇厚，毁俄约，朝廷批准了他的奏摺，撤换了崇厚，否定了与俄签订的卖国条约，这是闻名中外、功不可没的。

法越战争起，他建议速遣师抗法援越，接着他被任命为两广总

督，张之洞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冲破了重重困难，奏请起用爱国老将冯子材，率兵扼守镇南关作殊死战，大败法军，攻克谅山。

张之洞很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他在《劝学篇》中专门剖析了春秋时楚国强盛的经验。他说：“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傲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他在分析了楚国强盛的原因后说，“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多难兴邦。

他提出清廷衰败的根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他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学者摇摇，中无所主……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他分析中肯，当然他不可能提出推翻清廷的主张。他提出教育兴国、大办实业、富民强兵的系列建议：“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提出“务本以正人心”；“务通以开风气”；“同心保国”；“去毒益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译求技”；“以夷制夷”；“废科举”；“设学堂”；“广充武备”；“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军事、国防方面，他提出“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

张之洞身体力行，任职两广总督期间，他创办水陆师学堂，培育人才，创枪炮厂，开矿务局，提专款购买军舰。他大办实业，开炼铁厂，创办织布、缫丝、纺织、制麻革诸局。还奏请修卢汉铁路，提出“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建议“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河北路成则三

晋之辙接于井陘,关陇之驂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他指出“其便利约有数事”:**一、内处腹地,无虑引敌 二、原野广漠,坟户远避 三、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 四、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足裕饷源 五、近畿有事,淮楚精兵,不崇朝可集 六、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 七、海上用兵,漕运无梗。**

张之洞关于开矿、修路,振衰除弊,振兴实力的主张及其所有的贡献,至今为人民所称道,其经验仍值得我们研究。

据《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为官也是廉洁的,说他做大官数十年,办了很多大企业,经手大量金钱,但“及卒,家不增一亩”。

我们纪念张之洞就是要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学习他的结合形势重视民族优秀文化的研究和应用,重视科技、教育,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为迎接香港回归和十五大召开,迈向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议,以“炎黄文化和二十一世纪”为题,吁请海内外学者共同研究,在适当时机召开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加速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并借此机会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进取优良传统的燕赵父老、河北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 总 结 发 言

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
委员会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苑书义

各位代表：

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河北师范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这次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就要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议有 11 个省、市、自治区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其中有蜚声中外、著作等身的老一辈专家，有风华正茂、硕果累累的中年学人，也有血气方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俊秀，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会议共收到 40 余篇论文予以交流，并组织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会议尽管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但学术品位较高，有其鲜明特色。

从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看，可以说是呈‘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所谓“大集中”是指紧紧围绕“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主题，避免分散零乱，而能有相对集中的放矢之的，有比较统一的语境。所谓“小分散”，是指由主题的聚焦点辐射到多点多面，由“大议题”化解成众多的“小问题”，避免空洞浮泛，做到具体切实。从历史实际看，张之洞是一个几乎与晚清时期相始终、履历复杂、地位重要的人物，而中国近代化，是关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社会历史进程。会议的主题“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表示为两者的“关系式”，这中间所能包含的内容自然也是很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事体去考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基点去审视，可以从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位去联系，可以作宏观的鸟瞰，也可以作微观的剖析。总之，所能作出的题目是很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当然远不会将此做尽，不过涉及的面也已比较宽泛。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内容布局，应该说是比较正常、合理的，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

这次研讨中也显示出求实、求新、求深的较高学术境界。所谓“求实”，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其人其事，求取客观公正，避免虚枉偏执。所谓“求新”，一方面是指对以前没涉及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和课题；再一方面就是对以前已经涉及的问题，在已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挖掘新材料，进行新论证，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所谓“求深”，是指求取研究的深刻性，透过表象，探索本质，把握规律。求实、求新、求深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并且没有止境。从这次会议研讨的情况看，在这方面是努力而有效的。

聚焦于“近代化”，辐射到多点面，较以往更为集中、全面和深刻地从一个特定的主角度审视张之洞与清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联系，拓展知其人与论其世双向贯通的路径，是这次讨论会最主要的、综合的学术收获。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和清季重臣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局密切相关，舍此便难以真正认识张之洞其人的基本历史面貌。这是与会者达成的共识。而针对以往有些人在对“近代化”的认识上只注重经济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偏颇，有的与会学者强调指出：“近代化”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更加特殊一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成为打开

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政治前提。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应合。研讨范围即涉及到相关诸多方面，并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求实、求新、求深的成效。

关于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作用，有的论者肯定其一生御外爱国、维护民族利益的大节，列举他在伊犁交涉问题上反对崇厚的妥协辱国，对于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发挥了作用；在中法战争中极力主战并实际主持战事，力主利用刘永福，起用冯子材，支持刘铭传；在中日战争时积极调兵筹款支持抗战，反对割台等典型事例予以论证。内政方面，有的论者通过将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比较研究，认为在戊戌改制改革当中，张之洞并不像传统观点认定的那样反对议院和民权，他与康有为并不存在重大原则分歧，其间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是否改变清廷的权力机构、是否赞同孔子改制说、变法步骤是要稳健还是激进等问题上。有的论者进而联系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表现，认为其人在政治改革中是一位与时俱进、对改革主要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并着眼他总督湖广十数载苦心经营，却结出武昌首义之果的史实，认为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酿造师。这样看来，张之洞在清末近代化进程中于政治方面所起的客观作用，便在相当程度上是正面性的。

近年来，对张之洞经济思想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这次会议关于该方面的研讨仍是热点之一。有的论者强调指出，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在经济方面的洋务成果以办汉阳铁厂等为最重要，他无畏重重困难和阻力，勇于探索，艰苦创业，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精神十分可贵，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有的论者结合张之洞更为全面的经济活动，揭示他作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所体现出的“企业精神”。有的则专文剖析了张之洞“官倡民办”的经济思想。有的

就‘张之洞与粤汉铁路’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张之洞在拒用英款、粤汉铁路的收回和自办等事局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考察,肯定了其人在粤汉铁路早期筹建史上的开山祖地位。有些论文集中考察了张之洞与湖北地域经济的关系,或运用翔实的资料,着重从实践方面揭示张之洞对于湖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济崛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分析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或集中论列了张之洞在湖北农政方面的种种举措,揭示出他在这方面继承传统与倡导西法相结合、理论倡导与实践农政并行等鲜明特征;或专题研究张之洞在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作为,认为由于张之洞的积极倡导,清末时期的湖北农业在引进西方农学和新的作物品种,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对于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张之洞的文化品格,是研讨的又一个热点问题。有的文章独辟蹊径,从传统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切入,论述张之洞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出,张之洞作为一名儒臣,重视关乎‘人类存灭’的名教,表面看来是只讲令节不论功利,其实不然,他的伦理观有一个由义利统一向功利统一过渡的过程,而其功利思想从他关于富国强兵的设计以及办学育才筹划等方面得以表现。有的论者则从对比审视张之洞的儒臣官品与洋务心态着眼,解析张之洞的近代文化心理,从其书生气质和表层文化心理、儒臣官品和深层次文化意识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考察,并寻究了其图变趋新、杂糅新旧的为政之道中所蕴涵的文化特色。有的论者专题探讨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的关系,从晚清儒学变局的大背景下着眼,审视并揭示,其人调和汉宋而又尤崇汉学,强调有其特点的‘通经致用’在晚清儒学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有些论者就以往多所研及而聚讼纷纭的《劝学篇》以及集中着重阐发的‘中体西用’思想开发新见,或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论,是作为一种

“中西补救”论,与作为“中西会通”论的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有所不同,指出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很复杂的矛盾体,在否定其主要目的和倾向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中有许多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旨在作出全面评价或通过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生发演变的较全面考察,从中凸现张之洞这一方面思想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及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发“中体西用”思想,并非老调重弹,而是融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比过去洋务派这方面的思想更为丰富或明确提出应对《劝学篇》重新评价,持论不能简单地按照当时出现的“最先进的”思想为标准来决定褒贬,而应深入地探讨该书是如何回答时代主题,究竟产生了哪些实际历史影响,以及它在当时思想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或就《劝学篇》外篇中的《非攻教》分篇生发议论,联系张之洞在其他时候和场合的有关言行,对其“非攻教”思想性进行剖析,认为从文化观方面看,“非攻教”思想坚持的是“中学”本位原则下对洋教的被动容让,并联系它所包容的洋务外交观内涵,揭示出其复杂的矛盾性;或通过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摺》的剖析,认为它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

重视教育,善于识才用才,也是张之洞的一大特点。会议文章中有的从“封建科举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的创建者”等方面,论证了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人物。有的专门考察了张之洞与广雅书院的关系,以个案研究来具体反映张之洞当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状况。有的则从“求才治国的人才观”“兴学育才的储才观”“德才并重的举才观”“唯才善任的用人观”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张之洞的人才观。有的文章通过对张之洞与黄遵宪关系的考察,发现仅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举荐黄就达五六次之多,由此进而剖视张之洞的用人观,指出,张之洞重视、举荐和重用才品兼备的人才,但他决不容许被荐人才的思想言行超越《劝学篇》所规范的轨道。

张之洞在晚清历史上虽算不上著名的军事大家，但是他与清季的军务活动和国防建设，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会议论文中有的专门研究张之洞与“自强军”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从酝酿准备到该军最后练成的整个过程的全面考察，认定该军编练的指导思想和方案设计，完全是由张之洞提出的，张之洞创议编练该军，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的则专门探讨张之洞与中国海防近代化的关系，不但考察了其人扩建广东海防、加强江南海防、创立湖北江防舰队的实践，而且对张之洞的海防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张之洞的海防思想和实践，尽管在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其补充和推动作用不应低估。

张之洞作为疆吏重臣、洋务大员，涉身外交事务。关于其人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有的论者专文研讨张之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联系‘以夷制夷’中国传统外交智术的大背景，主要通过对甲午战争和义和团时期有关情事的考察，揭明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对外关系策略到对外关系战略的转变，并分析了其主客观原因。有的考察了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三次抵制法国领事借教案妄索的情事，认为张之洞不畏帝国主义强权，并且抵制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力挫法国领事的嚣张气焰，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多痛史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作为疆吏大员，与任职省区近代化事业的关联自然特别密切，除了上述及的他对湖北经济建设的贡献外，另有文章专论张之洞与山西近代化的关系，从其人由清流健将出任晋抚的转变着眼，对他任职期间治晋的政绩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出他对山西近代化的奠基作用。还有文章专论张之洞与广东近代化的关系，考察显示，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五年多的时间里，受近代化意

识的驱动，建立新式海陆军和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大力开办民用工业，博采西学，兴办洋务教育，对广东近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他此后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投入近代化事业铺奠了基础。

正是在多方面综合审视的基础上，着眼其积极因素，肯定张之洞对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会议达成的共识。有的论者明确认定他为“推动近代化的先驱”人物。与此同时，人们也充分注意到其人总体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的论者指出，张之洞一方面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启步时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保护。有的论者概言，张之洞作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他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先进与落后共具。像这种情况，对于他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说，当然是正负面影响兼有。而他这种矛盾性，正如有的论者所深刻指出的，典型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时代造就了张之洞，而张之洞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下了印记。

张之洞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人物。了解多年以来有关其人研究的情况，对于在已有基础上开创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是必要的。会议上有文章对百年来张之洞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回顾，总结划分出建国以前、从建国到 1979 年、从 1980 年至今的三个发展阶段，并特别对著作形式的研究成果予以举要介绍，还对张之洞研究作以前瞻，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看法。

有的代表在会上就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意见，从社会性规范、思维性规范、学科性规范三个方面论述了学术规范的构成，分析了

搞学术和做普及读物的区别，呼吁在学术研究中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培养良好学风。这对于学术研究包括张之洞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

这次会议尽管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又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太多的问题，有些很值得研讨的内容还没有议及，也有些问题只是初步提了出来，讨论得还不够深入，有待今后继续研究。我希望也相信这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加油站”，对于推动张之洞研究工作的进展起到加油鼓劲、承前启后的应有作用。

谢谢大家！

(董丛林整理)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 闭 幕 词

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严兰绅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朋友们、同志们：

时间过得很快，三天讨论会就要结束了。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会议期间，大家集思广益，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介绍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研究观点，经过大会报告交流，小会讨论切磋，会下倾心交谈，开拓思路，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取得了预期效果，达到了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目的。

关于会议学术讨论的情况，苑书义教授已做了比较详细的总结，对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评述。我在这里再强调两点：一是 11 个省市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讨论评价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功过得失，这本身就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科学研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张之洞研究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和突破。二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听到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看到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学术报告和论文对很多老课题有了新的认识角度，如张之洞办钢铁工业等。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等，尤其是大家集中对张之洞在山西、两广、湖广、两江近代化的推动、建树和思想文化上的功过得失，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今后如何更广泛地进行张之洞研究有了更多的共识。可

以说，这次学术讨论会已达到了王祖武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的，把这次学术讨论会开成汇集过去张之洞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大会，开成今后更加深入广泛地进行研究的动员大会的要求，开得很成功！

这次学术讨论会就要结束了，但对张之洞的研究会继续下去，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启悟。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上，张之洞以其独特的风格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张之洞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纵则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相终，横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交通等诸方面，并与山西、两广、湖广、两江等区域有联系，与李鸿章、彭玉麟、章太炎、黄遵宪、张謇等人物有牵涉，而且还可以与国外的同类人物、相类似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对张之洞的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仍有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还有很多空白，应当加以填补。如大家都知道现在离香港回归仅有 50 多天了，在历史上，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提出设立香港领事，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且付诸实施，因此，张之洞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永远不应忘记的。我们的学术讨论和争鸣，使张之洞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只要我们大家在搜集整理张之洞资料上下大的功夫，开阔思路，方法科学，继续努力钻研，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不负前人、有益后人的新成果。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取得更多更新的成就，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过几年再来河北聚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圆满成功，是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精诚团结、全力支持的结果，是河北省委、省政府鼎力相助的结果，是学术讨论会所在地河北师大领导和师生员工密切配合的结果，是新闻出版界关注的结果，是会议工作人员辛勤努力的结果，为此，我代表大会主办单位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对所有给予大会支持与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做出新贡献。

现在，我宣布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闭幕。

我 看 张 之 洞

戴 逸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1881 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 1909 年去世，享年 72 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 268 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 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时期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

突出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并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摺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 7 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去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去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韧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费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 $\frac{1}{4}$ ，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